

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选

HUAWEN 2005 NIANDU ZUIJIA XIAOSHUOXUAN

# 华文 2005 最佳情爱小说

王干◎主编

# 最佳情爱小说

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选

HUAWEN 2005 NIANDU ZUIJIA QINGSHIYUAN

王干◎主编 初清华编选

汕头大学出版社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文 2005 年度最佳小说选/王干主编.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 2  
ISBN 7-81036-348-4

I. 华… II. 王…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8078 号

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 华文 2005 年度最佳小说选

---

作 者: 王 干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责任技编: 张红梅 王慧川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北京燕山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14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96.5

字 数: 15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99.00 元

ISBN 7-81036-348-4/I·38

---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2202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480

马新发行所/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 3833 传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 总序：让小说回家

小说或许已经漂流得太久了。

小说为什么这么漂流？我们看到的小小说是什么模样的？一切都要从一九八五年那场小说革命说起。一九八五年的文学先驱们提出了“寻根”的概念，提出了文体实验的概念，都是好事情。在这场寻根风暴中，小说和哲学联过姻，小说和诗歌结过缘，小说和音乐也缠绵过，小说还和散文偷过情，小说甚至傍过辞典这样的大款，但二十年之后，寻根寻到了下半身，下半身写作的朋友们把小说和诗歌快写成了艺术医书，文体的实验让小说写成了辞典和格言，小说没有成为昆德拉说的“人类精神的最高综合”，小说倒成了羊杂碎和自我慰藉的物器。

小说该回家了。

小说为什么要回家？

小说离家出走得太久了。小说抛弃了人物，小说抛弃了思想，抛弃了故事，甚至抛弃了情节，在一条高蹈的道路上以踩高跷的姿态摇摇晃晃表演着个人的狂想和梦呓，全然不顾观者和读者的感受。为诺贝尔奖写作，为评论家写作，为政治谋。

当我们以一种平静的心情来阅读二〇〇五年的小说时，会发现小说正在回家的途中。

新世纪的文学在不经意中已经走过了五年，显然文学的新世纪并没有带来特别的新变，和二〇〇三、二〇〇四年的小说创作相比较，二〇〇五年的小说似乎在酝酿某种聚变，虽然缺少精彩的小小说事件，但小说的内容丰富多

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选·最佳情爱小说

姿，小说本身在发生分化，小说家的“群”的形态渐渐清晰起来，而名家新的长篇小说以一种扎堆的方式涌现，好像在表明要从量变走向质变。

迹象表明，小说家们在慢慢地向一种目标转回，这一目标可能并没有事先约定，而且回的路径和方向也并不一致，但他们都在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和探索的欢乐和苦恼之后作出了选择。我选择了以分类的方式来对二〇〇五年小说进行描述和分析，类别的选择也是抓住热点的作品，并不是作文体分类学意义上的阐释。

## 一 名家冲刺经典

一如既往，名家的小说依然是该年度的重点和热点，他们的获奖作品往往体现了他们的创作现状。二〇〇五年似乎是名家长篇小说作品大聚会的一年，这种创作周期的巧合，让二〇〇五年的文坛色彩斑斓，目不暇接，贾平凹的《秦腔》、曹文轩的《天瓢》、余华的《兄弟》、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东西的《后悔录》、毕飞宇的《平原》、阿来的《空山》、王蒙的《尴尬风流》、韩东的《我与你》、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都不约而同地出版，让读者也让评论家在享受大餐的同时，有些消化不良。

这种创作周期的巧合，说明当代创作的中坚力量在聚集能量向经典冲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作家们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某种梳理和调整。这种梳理和调整表现在作家们对以往熟悉的生活和题材的“重写”，这种“重写”让乡村叙事在二〇〇五年表现得极为复杂和显眼，虽然多事的评论家在那里呼吁都市文学，但作家们一想到大动作就条件反射地回到他们的乡村。在艺术上也化绚烂为平淡，回到朴实、自然和真切的美学之径。

名家们在回家的路上，几乎都回到了讲故事的叙述道路上。故事曾经是小说最基本的要素，但在前些年小说革命和文体革命的风暴中被视为低能的小说技巧，也出现过像《马桥辞典》冲刺小说极限的反小说作品。他们的中短篇小说依然有强劲的艺术冲力，在中篇小说中，像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刘庆邦的《卧底》、王安忆的《后窗》、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葛水平的《喊山》等从不同的方面叙述了精彩的故事和多味的人生，短篇小说里也不

乏精品，像莫言的《月光斩》、铁凝的《小嘴不停》、苏童的《人民的鱼》、石钟山的《战友》都是非常好看的高品位作品。

## 二 情爱小说：欲望的退潮与真爱的滋生

情爱小说是这些年小说的一个热点。与此相关的概念是“爱情小说”、“情色小说”、“婚姻爱情小说”等等，有时还涵盖到女性小说，这些小说关注的是爱情与伦理、爱情与婚姻、爱情与道德，情与欲、情与性、性与道德、欲望与人性构成了这些小说的基本冲突。前些年，一些新生代的作家被人称之为“欲望化写作”，指的是这些作家热衷于人性之欲望层面的挖掘，并和商业时代的金钱幻想混合到一起，游走在城市的边缘，构成了五光十色的都市化景观。

这些伴随商业化浪潮在年轻一代身上产生的精神眩晕和欲望喧嚣，是对多年来文学重道轻情、重德轻欲的反动，也是市场经济的浮躁心态在小说里直接的表现。欲望化写作后来还被上升到身体写作的理论演绎，这种释放了的身体叙事像章鱼张开所有的触角，所有的感官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里得到了预支性的放纵。说是预支，是因为这些欲望化的身体写作小说里，超出了他们自身的消费能力。最典型的就是后来出现的“下半身写作”群体，他们将身体写作推向极致，写作被剥离了更广阔的社会内容，甚至超过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潜意识理论，潜意识变成了赤裸裸的性意识、性内容，身体至上、性至上取代了文学的丰富性。诚然，这对于多年被遮蔽的身体是个发现，但身体本身也是肉身，肉的内在含量也是有限的，肉的真正内涵并不是人性的本质。身体写作以及由此带来的下半身写作虽然很时尚，甚至很刺激，但有限的身体资源并不能让作家无限消耗下去，因而这种欲望化的写作热流必然会慢慢退潮。

二〇〇五年的情爱小说似乎在印证这一退潮，虽然小说的“欲望”痕迹仍在，“身体”也经常在场，但已经被另外一些呼唤真情、追求真爱的情爱小说慢慢覆盖。特别是女作家的创作转向尤为明显，方方、严歌苓、迟子建、须一瓜、裘山山、乔叶、张慧敏、叶梅等的写作剥离了欲望写作的影响，在家庭婚姻情爱类小说中重现真情。或许裘山山的《少女七一在一九七

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最佳情爱小说

三年》(《江南》二〇〇五年第四期)可作为这种真诚和真爱的呼唤的一种抽象。她描写的是一九七三年,一个女中学生如火的青春,希望却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飞得很高,又碎得不着边际,多少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都曾有过如此的记忆吧。这样一篇充满怀旧情结的小说,正是小说回家、回忆、回归走向的一个表征。

### 三 青春和网络:在告别秋意中成长

把青春小说和网络小说放在一起说,首先是因为这两类文学都是近几年来新兴起来并吸引了大量眼球的品种,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冲击传统文学的领地,并动了传统文学的蛋糕,有一批年轻的读者喜欢这样两类的文学。其次,这两类小说在很多方面都对传统文学的方式进行了一些颠覆和消解。第三,这两类作家大多对主流文学和文化采取比较低调的姿态,在行文风格方面也往往泼辣而大胆,不拘一格。在整个情绪上相对比较灰。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用“秋意”形容“八〇后”的写作是比较生动的,用在网络小说上也是合适的。这种“秋意”是过早地看透人生和世界,过早地触摸到人生的底线和人性的底线。在某些方面与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有着千缕万丝的联系,也是这个时代文学另外的通道和表达方式。

也许触摸到人生的底线和人性的底线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表达丰富的人生和丰富的人性才是文学永恒不变的主题。经过了几年的动荡和喧嚣之后,网络小说和青春小说在不约而同地向传统妥协和认同。这种妥协和认同,就本身而言,在于网络小说向纸质媒体的转换;对青春小说的作家而言,随着年龄的自然提高,他们的愤怒的燃点也在提高。更大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学还是有巨大的包容性和消化能力,没有拒绝也无法拒绝这些新人类的加入。

二〇〇五年的青春小说在经过前几年的井喷期之后,显得相对平稳和温和,韩寒、郭敬明、李傻傻、春树、彭扬、张悦然、蒋方舟、胡坚、叶子等在新的一年里都没有写出能够超出他们自身成名作的力作来,看得出来这些“八〇后”在进行某种调整和补充。在高密度和高强度的释放之后,进入了他们创作的新周期。一些新的青春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像潘萌、徐璐、徐飞

这样一些“八〇后”的中学生写出了一些与韩寒等不太一样的新青春小说，呈现出他们这个年龄应有的阳光和烦恼。我在去年曾著文把这种相对清纯的写作称之为“阳光写作”，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或许“秋意”已被韩寒等写尽了，或许这样年轻一代的家庭或经历上有些差异，潘萌等人写作的亮度有所增加。

不难发现，网络小说与传统文学，已然经过了最初的各行其是、互相试探的阶段，从眉目传情互通心曲发展到互动格局的形成，说明文学的面、文学的疆域在扩展。

#### 四 悬疑小说：故事的再生和消费

悬疑小说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个小说概念。在传统的小说分类学里是没有这一类的，悬疑小说的出现是近年来图书出版活跃的结果。悬疑小说的内容包括原有的推理小说、惊险小说、侦探小说、灵异小说、奇幻小说、恐怖小说等小说品种，往往是在一种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其他小说的一些技巧和手法，构成独特的景观。作为商业小说的品种，在国外发展已经成型，并且出现了像斯蒂·芬金这样的悬疑小说大师，最近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在国内翻译出版，发行量直线上升，引起了出版界和创作界的注意。

当代的悬疑小说最初也是出现在网络上，近两年异常红火，不仅网络写手出版悬疑小说，一大批原先从事“纯文学”甚至先锋文学的作家也加入到悬疑小说的写作当中，像新生代代表作家之一的丁天，现在就是悬疑小说的优秀写手，而蔡骏、周德东、李西闽、老猫、成刚等悬疑小说的代表人物，原先在传统文学的领域里都有过不错的表现，因而他们的作品改变了传统推理悬疑小说的内质，特别在人物塑造和语言的运用上，都极大丰富了这类商业小说的艺术内涵。这些含有大量商业元素小说的出现，为原先有些疲乏和单调的文学出版业灌输了新的激活剂，以至于二〇〇五年被出版界的人士称为“悬疑小说年”，因为差不多其他文学图书的品种都在减少，而悬疑小说写作和出版方兴未艾，继网络小说、青春小说之后来瓜分日渐淡薄的文学市场。

悬疑小说把文学虚构的功能推向极致。悬疑小说的特点是极大地发



挥人的想力，在文学界普遍感叹想力匮乏的同时，悬疑小说的作家们用他们的创作实践在丰富文学的想力，把文学的虚构功能和商业功能巧妙地嫁接。二〇〇五年出现了中短篇悬疑小说的创作热潮，莲蓬、成刚、一枚糖果、麦洁、嫣青、七根胡等网上悬疑高手的中短篇小说在改变悬疑小说的形态，因为悬疑小说一般都以长篇小说或连载系列小说的方式出现，以中短篇方式出现其实是依照所谓纯文学的创作思路进行创作的。这说明悬疑小说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纯文学的门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小说家族这一新丁肯定要挤进来。

悬疑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让小说重新回到故事的层面来，让故事具有消费功能。我们这些年来在注重小说审美功能的同时，往往贬损小说的故事消费功能。小说的故事消费功能肯定不是小说的最高功能，但却是小说的基础功能，是小说的物质基础。再美好的思想功能、语言功能如果放弃了最基础的建设，往往容易建成空中楼阁。

悬疑小说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还处于草创阶段，不少仍是网络文学的传播方式。但它对于小说想力的提升和小说市场的开拓，会有些启迪的。

或许小说离家出走得太久了，二〇〇五年小说开始回家了，这是妥协，也是进步。妥协是作家的个人主义文学观受到了制约，进步是文学在螺旋式的上升。

王 干

二〇〇五年圣诞节于润民居

# 目 录

总序：让小说回家 ..... 王千 001

金陵十三钗 ..... 严歌苓 001

用尽撒泼耍赖之能事才赚得教堂庇护的秦淮河畔  
风尘女子，被自视正派者所鄙视、厌恶、唾弃，谁能  
想到她们会有舍身饲虎的勇气和拯救天使的辉煌？

少女七一在一九七三年 ..... 裘山山 045

如火的青春岁月里，希望却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  
飞得很高，又碎得不着边际。在这样一个充满怀旧情  
结的年代，这样一篇小说又不知会掀揭起多少人心底  
那片或已结疤的柔软呢？

柔软的石头的 ..... 张慧敏 068

作为弱势群体之一的残疾人的世界，似乎离我  
们很远，却又触手可及。一个正常女人哪里会想到残  
疾女大红想做母亲的艰难！面对这份即使付出生命代  
价也要怀孕生育的执著，相信会令每个草率对待生命  
的人汗颜！

米粒儿的城市 ..... 阿宁 096

米粒儿只是一个进城的农民工中的普通一员，只

目

录

不过她拥有一种纯洁而干净的美丽，这正是城市中所紧缺的元素。做过保姆、住过别墅、又成为银行行长的情妇，怎么还会有一颗单纯质朴的心？

匈牙利舞曲 ..... 余泽民 141

当出国梦终于变成现实，要在异乡站稳脚跟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看似光鲜华丽的生活底下，又涌动着多少不期而至的暗流？对郁香冰而言，儿子的死，犹如堤坝溃口，顷刻间她所拥有的一切似乎都危若累卵。她要面临怎样的选择？

女出租车司机 ..... 衣向东 173

女出租车司机于静一次偶遇两劫匪事件，打破了她原本怡然自得的生活。生命中突然多出了两个男人：一个是自己无意伤害过的生活失意人；一个是可以带给自己安逸新生活的事业成功者，聪明又善良的女主人公该如何选择呢？

地铁站口的吹箫女人 ..... 徐锁荣 202

一个经常对着一个包袱吹着幽怨的江南小调的打工女子，和一个陌生的首都城市会结下怎样的缘？曲终奏雅，一切的付出只是想为冤死的丈夫讨个公道，掩卷岂能不两泪涟涟？

# 目 录

有一种树春天叶儿红 ..... 须一瓜 231

陈阳里处心积虑地摧毁了另一个女人的纯洁爱情，  
轰然倒塌的却是自己灵魂的底线。或许只有天堂才有  
美丽的爱情？

乡姑李玉霞的婚事 ..... 叶梅 258

当婚事成了二十八岁的李玉霞及其全家人的心病  
时，能扯得上点儿城市关系的纷纷登场，谁成想舅舅  
随口敷衍的已然成婚得子的徒弟，倒成就了她的一段  
好姻缘。

取暖 ..... 乔叶 270

一个是年夜被父亲赶出家门流落到小镇上的、  
因强奸罪入狱而减刑出狱的年青人，一个是镇上人带  
有暧昧语气谈论着的独身带女儿开着“小春饭店”的  
女子，他们在年夜的相遇，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编后记 ..... 初清华 284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 金陵十三钗

严歌苓

严歌苓，女，生于上海。旅美作家，现为好莱坞编剧。出版《严歌苓文集》等著作多部，获得海内外多项文学大奖和电影奖。《扶桑》二〇〇一年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

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她沿着昏暗的走廊往厕所跑去，以为那股浓浑的血腥气都来自她十四岁的身体。天还不亮，书娟一手拎着她白棉布睡袍的后摆，一手端着蜡烛，在走廊的石板地上匆匆走过。白色棉布裙摆上的一摊血，五分钟前还在她体内。就在她的宿舍和走廊尽头的厕所中间，蜡烛灭了。她这才真正醒来。突然哑掉的炮声太骇人了。要过很长时间，她才会从历史书里知道，她站在冰一般的地面上，手端铁质烛台的清晨有多么重大悲壮。几十万溃败大军正渡江撤离，一座座钢炮被沉入江水，逃难的人群和车泥沙俱下地堵塞了几座城门。就在她楼下的围墙外面，一名下级军官的脸给绷带缠得只露一个鼻尖，正在剥下一个男市民的褴褛长衫，要换掉他身上血污的军服。我姨妈书娟这时听见这骇人的静哑中包容的稠浊人潮。她也是后来才知道，正是那个时刻，人们抱着木盆、八仙桌、樟木箱跳进隆冬的江水，以生命在破城而来的日本军队和滔滔长江之间赌上一局。

书娟收拾了自己之后，沿着走廊往回走的时候，不完全清楚她身处的这座美国天主教堂之外是怎样一个疯狂阴惨的末日清晨：成百上千打着膏药旗的坦克和装甲车排成僵直的队阵，进入停止挣扎、渐渐屈就的城市，竟也带着地狱

使者般的隆重，以及阴森森的庄严。城门洞开了，入侵者直捣城池深处。一具具尸体被履带轧入地面，血肉之躯眨眼间被印刷在离乱之路上，在沥青底版上定了影。

这时我姨妈只知一种极致的耻辱，就是那注定的女性经血；她朦胧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淫邪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将毫不加区分地为一切淫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他们植根发芽，结出后果。我姨妈书娟在这个早晨告别了她混沌的女孩时代。她刚要回到床上，听见窗外暴起吵闹声。楼下是教堂的后院，第一任神父在一百年前栽的几棵美国胡桃树落尽叶子，酷似巨大的根茎倒扎在灰色的冬雾里。吵闹主要是女声，好像不止是一个女人。书娟掀开积着厚尘的窗帘一角，看见胡桃树下的英格曼神父。他尚未梳洗，袍襟下露出起居袍的边角。书娟的室友们窃声打听着消息，都披上棉被挤到窗前。英格曼神父突然向围墙跑去，书娟和七个同屋女孩这才看见两个年轻女人骑坐在墙头上，一个披狐皮披肩，一个穿粉红缎袍，纽扣一个也不扣，任一层层春、夏、秋、冬的各色衣服乍泻出来。女孩们和书娟都明白了，英格曼神父在阻止那两个墙头上的女人往院里跳。

书娟听到走廊里的门打开，另外几个房间的女孩跑下楼去。等书娟跑到后院，墙上已坐着五个女人了。英格曼神父没有阻拦住刚才的两个，连看门的阿顾和烧锅炉的陈乔治也没帮上忙。英格曼神父一看身后的女孩们，对阿顾说：“把孩子们带走，别让她们看见她们。”他未及剃须的下巴微妙地一摆，指着墙上墙下的女人们。书娟大致明白了局面：这的确是一群不该进入她们视野的女人。女孩们中有一些世故的，悄声说：“都是堂子里的。”“什么堂子？”“窑子嘛！”……

阿多那多神父从胡桃林中的小径上跑来，早早就喊：“出去！这里不是国际安全区，不负责收容难民！……”他比英格曼年轻二十多岁，一口纯正扬州话，让争吵恳求的女人们愣了一会才明白发言的是这位凹眼凸鼻的洋僧人。

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窑姐说：“我们就是进不去安全区才来这里的。”

一个十七八岁的窑姐抢着说：“安全区嫌姑奶奶们不干净！”

“来找快活的时候，我们姐妹都是香香肉！……”

书娟让这种陌生词句弄得心跳气紧。阿顾上来拉她，她发现其他女孩已进了楼门，只剩一两张脸从里面探出来。伙夫陈乔治已得令用木棒制止窑姐们的入侵。但他的棒子只在砖墙上敲出敷衍的空响，脸上全是不得已。那个二十六七岁的窑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了下来，头垂得很低，说：“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得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该死个干净利落。”

英格曼神父不动容地说：“我对此院内四十四位女学生的家长许诺过，不

让她们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侵害。依小姐们的身份，我如果收容你们，就是对她们的父母们背信弃义。”

阿多那多神父对阿顾咆哮：“你只管动手！跟这种女人你客气什么？！”

阿顾捉住一个披头散发的窑姐。窑姐突然白眼儿一翻，往阿顾怀里一倒，痢痢斑驳的貂皮大衣滑散开来，露出里面净光的身体。阿顾老实人一个，吓得“啊呀”一声号起来，以为她就此成了一具艳尸。趁这个空档，墙头上的女人们纷纷跳下来。其中一个黑皮粗壮，伸手到墙那边，又拽上来五六个形色各异，神色相仿的年轻窑姐。阿多那多神父一阵绝望：秦淮河上一整条花船都要在这一方净土上登陆了。心里一急，他嘴上也粗起来：“你们这种女人怕什么？夹道欢迎日本兵去啊！”

阿顾想从怀里死活不明的女人胳膊里脱身，但女人缠劲很大，怎样也释不开手。英格曼神父看到这香艳的洪水猛兽已不可阻挡，悲哀地垂下眼皮，在胸前慢慢画了个十字。

楼上所有的窗帘都打开了，女孩们看见扫得发青的石板院落给这群红红绿绿的女人弄污了一片。女人们的箱笼、包袱、铺盖也跟着进来了，缝隙里拖出长丝袜和缎发带。

我姨妈此时并不知道，她所见所闻的正是后来被称为最丑恶、最残酷的大屠城中的一个细部。她那时还在黛玉般的小女儿情怀中，感伤自己的身世。我姨妈书娟惊讶地看着阿顾怎样将那蓬头女人逮住，而那女人怎样就软在了阿顾怀抱里，白光一闪，女人的身子妖形毕露，在两片黑貂皮中像流淌出来的一摊肮脏牛奶。我姨妈一下子把她的不幸身世与这不堪入目的图景联系起来：我外婆得知我外公和一个秦淮河青楼女子的隐情之后，做主替他应承了一项讲学计划，促他去了美国。出国不久，外婆怀上了我母亲书好，又做主留在美国分娩。外婆想以距离和时间来冷却一段艳情，她信心十足：戏子无情，婊子无义。书娟快步回到寝室，已停止怨恨撇下她的父母，楼下十几个俗艳女子已成为她心目中的仇恨靶子。

局面已不可收拾。女人们哭号谩骂，抱树的抱树，装死的装死。一个窑姐叫另一个窑姐扯起一面丝绒斗篷，对神父们说她昨夜逃得太慌，一路不得方便，只好在此失体统一下。说着她已经消失在斗篷后面。阿多那多用英文喊道：“动物！动物！”

英格曼神父脸色苍白，对阿多那多说：“法比，克制。”法比·阿多那多长在扬州乡下，对付中国人很像当地大户或困丁，把他们都看得贱他几等。英格曼神父又是因为阿多那多沾染的中国乡野习气而把他看得贱他几等。眼看阿顾和陈乔治俩人寡不敌众，他对窑姐们说：“既然要进入这里，请各位遵守规矩。”

阿多那多用一条江北嗓门喊出英语：“神父，放她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他对两个中国雇工说：“无论如何也得撵出去！”

而英格曼神父看出陈乔治和阿顾已暗中叛变，和窑姐们已里应外合起来。混乱中阿多那多揪住一个正往楼门里窜的年少窑姐。一阵稀里哗啦声响，年少窑姐包袱里倾落出一副麻将牌来。光从那掷地有声的脆润劲，也听出牌是上乘质地。一个黑皮粗胖的窑姐喊：“豆蔻，丢一张牌我撕烂你大胯！”叫豆蔻的年少窑姐在阿多那多手里张牙舞爪，尖声尖气地说：“求求老爷，行行好，回头一定好好伺候老爷！一个钱不收！”豆蔻还是挣不脱阿多那多，被他往教堂后门拽去。她转向扑到麻将牌上的黑皮窑姐喊：“红菱，光顾你那日姐姐的麻将！……”

红菱便兜起麻将朝难解难分的阿多那多与豆蔻冲去。她和阿多那多一人拖住豆蔻一只手，豆蔻成了根绳，任俩人拔起河来。

英格曼神父此刻扬起脸，见紫金山方向起来一股浓烟。天又低又暗，教堂钟楼的尖顶被埋在烟雾里。寒流来得迅猛，英格曼神父十指关节如同钉上了锈钉子一样疼痛。他又扬起脸看一眼窗台上的女孩们，对她们严峻地摆了一摆下巴。所有年轻纯净、不谙世故的面孔刹那间回避了。只有一张面孔，还在定定地出神。

这正是我姨妈书娟的面孔。她站在窗前被一阵腹痛钳住了。没人告诉她这样可怕的疼痛会发生。假如不是因为一个妓女，她母亲不会强迫她父亲离开祖国离开南京离开她，她母亲一定会向她讲解，这腹痛是怎么回事。由此她切齿地恨那个使她家庭支离的妓女。由此她更恨眼前的这一群妓女。看看她们干的好事：竟在一件斗篷后面宽衣解带，大行方便。书娟不理睬她敬爱尊重的英格曼神父，是因为她实在太疼痛太仇恨了。她咬碎细牙，恨着恨着恨起了自己。书娟恨自己是因为自己居然也有楼下妓女的身子、内脏，以及这滚滚而来的肮脏热血。她已经痛得自持不得，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那个身段丰硕肤色如铜名叫红菱的窑姐把豆蔻拉出了法比·阿多那多的手。法比·阿多那多干脆上来拉红菱，擒贼先擒王。红菱麻将牌也不要了，梳妆盒也不要了，一心只和阿多那多拼搏。墙外一阵一阵的脚步过去，婴儿“哇哇”地哭喊，静了一早晨的枪声又响了。陈乔治上去帮阿多那多。

红菱的嗓音混杂在墙外的吵闹声中：“救命啊！”

她一叫混乱的场面静止了一刹那。红菱指着陈乔治：“这个骚人动手动脚！”

陈乔治才二十四岁，脸涨得紫红：“哪个动你了？！”

“就你个挡炮弹的动老娘了！”红菱拍拍胸脯。

陈乔治恼怒地哑了一刻，反口道：“动了又怎的？”他把她往后门外面推：



“别人动得我动不得？”

英格曼神父说：“住口。”他转向阿多那多神父：“让她们在仓库里先藏一两天，我和国际安全区交涉一下，再把她们送到那里去。”开始给英格曼神父下跪的窑姐看其他窑姐一眼说：“来生一定变牛马报答神父。”说着又跪下来。

“起来吧，神父不耕地，要牛马干什么？”阿多那多说道。

英格曼神父已经往教堂主楼走去。天亮了不少，主楼细高的窗子上，由五彩玻璃拼成的受难圣像显出模糊的轮廓。几声枪响乍起，就要走进楼门的英格曼神父脊梁伸直了一下，又回到原先的微驼姿态。枪声很近，似乎就响在教堂东侧那一小片墓园里。

阿多那多叫阿顾和陈乔治马上把窑姐领进仓库，他自己去墓园查看一下。墓园竖着十几座十字架，下面埋着一百多年来在教堂服务过的神职人员。第一位神父费罗诺的墓被扩修过两次，现在墓室颇大，但修缮得非常简朴。墓园的柏树植得极密，在这无风的清晨，远处枪弹呼啸，高空飞机飞过，甚至车马人群狂乱地过往，都在树梢上呼啸生风。法比·阿多那多没发现任何异常，便折身走回去。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旁边，飘着一面红蓝鲜明的星条旗，荫蔽着旗下中立的美国地界。从十月份开始，英格曼神父每天晚祈前都登上钟楼顶层，看着东边越来越近的火光，祈祷越来越长。

书娟和女孩们下楼来晨祷，正碰上从墓园回来的法比·阿多那多。女孩们也好，阿多那多也好，都绝想不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举着美国国旗的教堂此刻已失去了中立地位，因为它无意中已荫蔽了两位中国士兵。法比·阿多那多去墓园查看时心神、眼神都太慌乱，竟没有细看那个半途而废的防空工事。工事は八月底挖的，水位太高被放弃了。女孩们单调纯净的祈祷声渐渐充斥星条旗下的空间。两位受伤的中国士兵此刻腿泡在坑道结着冰碴儿的泥水里，被女孩们的祈诵安抚了。

阿多那多等女孩们念完“阿门”，画完十字，对她们说教堂的院子从现在起划分成两半，靠仓库的北角，不允许任何女孩接近。他也会把禁令传给仓库里临时的寄居者们。这时一个女孩以小动作指点了一下阿多那多身后。他回过回头，见那个叫红菱的窑姐嘴上叼着烟卷从女孩们的宿舍楼里出来，垂着头，东寻西觅。

阿多那多马上恢复了一副粗人模样，对她吼道：“哎，那是你去的方  
吗？”

红菱骇一跳，嘴上的烟卷险些掉到地上。她笑着说：“看着像个洋老爷，其实是个江北泥巴腿。我们是老乡耶……”

“回你自己的地方去！”阿多那多切断她的思路。“不守规矩，我马上请你们出去！”